

墨武——著

# 偷香

上

古地迷情

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偷香

上  
古地迷情

墨武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偷香. 上: 全2册 / 墨武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02-6941-5

I. ①偷…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0763 号

本书由能量 (天津) 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授权简体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 偷香 (上)

作 者: 墨 武

出 品 人: 唐学雷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闻 静 徐 鹏

装帧设计: 聯合書莊 bjlhcb@sina.com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59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印张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941-5

定价: 70.00元 (全2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 前言

## 浅谈《三国演义》

要想写三国的故事，就算你翻烂了《三国志》，也很难绕得开《三国演义》。因为三国往事能变得家喻户晓，更大的原因在于后者。

对于守着广播听评书长大的一代，听多了各种演义，隋唐、说岳、杨家将、当然少不了三国，还有没事儿就来遍某某征西、谁谁伐北，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到了如今，记性不好的我却还记得些当初朗朗上口、向小伙伴炫耀的口诀。什么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什么诸葛亮六出祁山，姜伯约九伐中原……

在信息匮乏的那个年代，和小伙伴们津津乐道着三国武将的排名，乐此不疲，也一直都对诸葛亮怀着各种羡慕嫉妒恨，你看人家诸葛亮，连输都输得那么拽，输得比赢了还风光。

可那时候始终有个困惑未解，天下名将几乎都到了刘备那里，卧龙凤雏得一得天下的刘备，怎么两个都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天下？

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拽的不是诸葛亮，而是罗贯中。

如果以现代分类来命名，《三国演义》当然是历史小说。

既然是历史，就无可避免地因循历史脉络，既然是小说，自然避免不了虚构。

虚实相间，假假真真……

明清演义大抵如此，但能让人把演义几乎看成历史的，凭俗文化压过正史影响的，在我心中，只有《三国演义》一个。

可演义终究不是历史。

写历史小说还是要去查阅史实，只有如此，才能从真正的历史事件中小心地揣摩着当事人被史书湮没的心意。

有些揣摩当然未见得正确……

但尽力地揣摩思考总是没错。

因为翻阅了历史，才发现《三国演义》中不符历史的事件有很多，对历史改动最大的地方，就是诸葛亮出山之后。

从公元 208 年开始，演义中的历史换了张脸，变得更加波云诡譎、惊心动魄。赤壁之战让罗贯中写得绘声绘色，可说是整本书中最出彩的一战。

诸葛亮大发神威，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苦肉连环、借东风、三气周瑜，可说是呼风唤雨、近乎撒豆成兵……

好吧，能不能允许我弱弱地说一句，这些事儿，从未发生过。

或者准确点说——从未在诸葛亮身上发生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还了周郎本来的颜色。

决定赤壁之战走向的本是周瑜，只凭一招诈降加上火攻就击败了气势汹汹的曹军——和诸葛亮无关。

提及这点无意贬低诸葛亮，他在我心中始终是个光辉的形象。

只凭一篇《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奠定了诸葛亮让人高山仰止的人格，而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是寄托了后人对诸葛亮的哀思怀念。

提及这点更无意和罗贯中叫板，因为华夏的历史本来就很出色，把演义写得比历史还出色的作者，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

提及这点，是因为写作前做的一个决定——既然要写的那个时间点本没有诸葛亮的事儿，不如就让他歇一歇。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没有诸葛亮的三国根本不算是三国，但在墨武眼中，没有诸葛亮的那个时间点，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审读一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墨武

# 目 录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孤坟	红粉、 狂蜂	疯子、 银枪	谜案、 公安	桃花源	飞天大盗	十年	死活过 江东	女人和 有信	
131	115	95	81	67	50	36	20	3	1

第十九章	真正的答案
第十八章	星语心愿
第十七章	古地
第十六章	破解
第十五章	死亡路
第十四章	决不回头
第十三章	真相
第十二章	各怀心机
第十一章	鸟巢
第十章	七条狼

---

297	280	265	249	232	217	200	185	167	148
-----	-----	-----	-----	-----	-----	-----	-----	-----	-----

第二十九章	蓦然回首
第二十八章	案中案
第二十七章	端倪
第二十六章	狐仙
第二十五章	一跃龙门
第二十四章	最相思
第二十三章	猎手
第二十二章	第一夫人
第二十一章	蹊跷
第二十章	北上

---

448	433	417	404	387	372	357	341	328	313
-----	-----	-----	-----	-----	-----	-----	-----	-----	-----



第三十章	缘由	463
第三十一章	丁香中的刀枪	479
第三十二章	宫变	494
第三十三章	线索	513
第三十四章	诱惑后的致命	531
第三十五章	杀局	548
第三十六章	午时	564
第三十七章	心意	580
第三十八章	风起	596

## 楔子

风狂野，日将落。

一老者迎风而立，望着落日的方向，突然道：“我说的话，你都记下了？”

老者身后不远处的石头上坐着一人，略显凌乱的头发，被风吹得更乱。

看着老者，那人捂着嘴，不是怕，而是不想风沙吹到嘴里：“都记下了，不就是要在你定下的时间去你说的地方找你说的人传一句你要问的话？”

老者缓缓点头。

那人打了个哈欠，可哈欠未打到一半，就被风吹得慌忙又捂住了嘴：“师……师父……呸。”那人吐了口沙子道，“徒弟能不能问你几句话？”

他有太多问题，可被狂风吹得只想长话短说。

“你说。”老者头也不回。

“第一，你说的我都记下了，可还是不太懂，你能不能多解释几句给我听呢？”那人皱眉道。

“到时候，你自然会懂。”老者轻淡道。

那人叹口气：“第二，你一定要我在你定下的时间到你说的地方，早点儿不行，

晚点儿更不行，究竟为什么？”

“到时候，你自然会懂。”老者翻来覆去的就这一句话。

那人看起来想冲过去，一脚踢在老者的屁股上：“你总是说到时候会懂，可我到时候要是死了呢？你有说这些废话的工夫，现在不能和我多说几句吗？”

老者神色有分萧索：“很多时候，懂得多倒未见得懂得怎么去做。你跟为师多年……”

“好了，好了。”那人连忙摆手道，“不解释也不用说大道理。我跟你这么多年，听你说过大道理了，你能不能让我消化一天？”

顿了下，见老者不再说什么，那人又道：“我想问你的第三句是……这种事情又不是招驸马，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做？你自己去不行吗？我看你老人家身子骨还不错嘛，这么大的风都不怕。你不要对我说——到时候我自然懂得。”

老者似笑笑：“这个倒不用等到到时候懂，我现在就可告诉你，因为我要去找天涯。”

老者说的古怪，那人好像懂得，又叹口气，转过身子背对着大风：“那你什么时候找得到天涯呢？”

老者摇摇头。

那人不用看，好像就知道这个答案，又问：“最后一句话，下次你找我的时候，能不能选个低点的地方？”

从他的方向望下去，正见到前方一望无际的沙漠，而他们此刻正处在沙漠的一处绝壁之上。

不闻老者回答，那人立即扭头，不见了老者，吓了一跳，扑到悬崖边上，见老者身形飘忽，正向下方落去。

“死老头子，走也不说一声。”那人忍不住大叫，“你忘带棺材了！”

风中传来了老者的声音：“棺材留给你，你更用得到。”

话音随风消散，老者也消失不见。

那人并不为老者担心，向悬崖下张望，倒很担心自己怎么下去，终于回头望向崖上的一棵枯树下。

树下没有棺材，只有一个陈旧的箱子，箱子不大，看似木头所做，但在夕阳的照耀下，箱身似泛着七彩的光芒……



## 第一章 女人和有信

春风暖，轻雾敛，日头过了鸡鸣山，温柔地照在西北大片荒芜的土地上，远处有淡得如雾般的炊烟升起。

单飞望着远方的炊烟，拎着个陈旧的箱子。

他的衣着比箱子还要旧，草鞋又比衣服还要脏——草鞋上满是泥泞，看起来像是走了很远路的样子。

可他的手却很干净，十指修长，轻柔而又有力地握着他的那个旧箱子。

箱子看似木头所做，当日头过了鸡鸣山，照在箱上的时候，箱子却泛着微薄的七彩光芒。

七彩光芒折射到单飞脸上时，他展现出笑容，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灿烂过初升的太阳。

“是这里了。”他喃喃说了一句，整理下被风吹得有点凌乱的头发，拎起箱子，向炊烟升起的地方走去。

有的地方，看起来近，但走过去颇为遥远，他足足走了个把时辰，这才近了那炊烟升起的地方。

有炊烟的地方，就意味着有人住，单飞虽然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见到这里果真有个小小的村落时，脸上还是有分讶异。

只不过他很快再度露出了微笑，径直走入了村子，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村中死一样的静，到处弥漫着荒芜的气息，门板后有闪烁的眼眸、惊慌的身影，那些人看着单飞就如同看着一头闯入羊群的狼，或者是闯入狼群的羊。

单飞并没有介意，狼群羊群他都去过，对他来说，哪里都一样。

他仍旧牢牢地握着手中的箱子，不急不缓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一棵秋桐树下，这才停了下来。

秋桐擎天，不过叶已凋零，好像还没有感受到春的来临。

树下有家店铺，店铺看起来比单飞的衣着还要破烂，布幌迎风飘荡，上面的字迹早就难以辨认。

单飞却在看着那布幌，如同看着世上最精妙的书法古迹，半晌后，这才缓缓点头，望向店铺内。

店铺里阴影处坐着一老妇，脸上的皱纹写着岁月的沧桑，却没有铭刻下什么感情，或许感情也难禁得住沧桑的磨炼。

她正看着铺外，却没有看着单飞，她是个瞎子。可等单飞走进店铺的时候，她却开口道：“客官，要用饭？”

单飞犹豫下，终于点点头，走到店铺的角落旁，将箱子轻轻地放下，温柔得如同怕惊着一个思念亲人的梦。他自然而然地坐在箱子上，看着比店铺还残破的桌面。

“有什么吃的？”

“虾仔饭，三文钱。”

“有面吗？”

“虾仔面，三文钱。”

“那来碗虾仔面……”单飞伸手入怀，怔了下，笑容中有分尴尬，又整了下头发，半晌才道，“我只有两文钱了……”

他很少记得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就像他总记得没事整理下头发一样——遗忘是习惯，记得也是习惯。

对他来说，没钱事小，面子事大。

老妇没有回话，空洞的眼眸看着单飞，似不明白单飞的意思。

“能不能给我一碗面，不带虾仔，两文钱？”单飞商量的时候，已准备走出去，他和别人讨价还价很多次，一直都是理直气壮，唯独这次还价很不自然，不仅仅因为对方是个瞎子，还因为点别的事情。

“好。”

老妇终于开口，微高了声调：“草儿，一碗两文钱的面。”

单飞倒有些意外，再次坐了下来，看着门外的梧桐，似在想着什么。

“客官是从外地来的？”老妇并没因单飞的吝啬而不满，轻声问道。

“是。”

“是从哪里来？”老妇眼眸依旧空洞，可脸上却起了变化，带着分压抑的期望。

“凉州。”单飞简洁道。

老妇怔了下，失望中带分惊诧：“那有很远——几千里的路程？你到……”似想问单飞到这里做什么，终于还是没有问下去。

后屋门帘一挑，有少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走了出来，少女衣衫破旧，皮肤有点黑，那碗面却更黑，黑乎乎的满满一碗，上面竟然还有一些小小的虾仔。随着虾仔面端上来的是一碗水。

单飞看着虾仔和那碗水，好似看到自己的良心一样，有分不安。

老妇已说道：“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两文钱的面，也有虾仔，吃吧。”她嘴角微翘，露出或许许久没有的笑容。

单飞看着那老妇，嘴角的笑容却有些僵硬，一直想说什么，终于只是点点头，拿起筷子吃了口。不等说话，远方突然有急骤的马蹄声响起，传入了店铺内。

那草儿看着单飞，本想询问什么的样子，听到那马蹄声，身子一震，顾不得再问，冲到铺外。

那老妇也是霍然站起，摸索着要走出店铺，腿一软，却几乎栽倒在地。

单飞本来隔着那老妇有张桌子，但一伸手，就搀扶住了老妇。

老妇顾不得感谢，用力甩开单飞的搀扶，挣扎着冲出店铺，嘶哑声音道：“草儿，回来了吗？”

数声马嘶后，健马停在店铺前，有尖锐的声音响起：“就是这里吗，屠老大？”

“不错。”一雄厚的声音回道，“就是这里。”

那老妇早抓住了草儿，急声问道：“是有信回来了？”

她问话的时候，已经带着失望，儿子若在的话，这时候肯定早已回话。

可她还是忍不住发问，只盼望有奇迹发生。

她是瞎的，不但看不到儿子是否回转，更不知道在她问话的时候，单飞一直看着她的背影，眼中有分难言。

“婆婆，是几个过路的。”草儿扶住那老妇，失望地答道，她已看清楚来的有三骑，都是身着锦衣，颇为华贵的样子。

为首那人双眸炯炯，顾盼自雄，显然就是那屠老大。他左边那人长对三角眼，

就是方才尖着嗓子问话的人。右边那人脸色铁青，也是极为彪悍。

这三人的相貌各异，唯一相同的就是都不太像是善类。

可这种地方，贫瘠的如同铁公鸡一样，缺乏羽毛，就算土匪都懒得前来打劫。

那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虽有些奇怪这些人的来意，草儿并不多嘴，扶着老妇就要回转，无论如何，这三人都不是要来这里吃饭的。

偏偏马上那三人齐刷刷地下马，为首那屠老大已喝道：“来三斤牛肉、十斤酒，快点送上来。”

说话间，那三人进了店铺，见单飞坐在角落处，互望了一眼，坐到了单飞的对面。单飞只是低头吃面，吃得很慢，似在考虑着什么。

屠老大见草儿和那老妇还站在一旁，一拍桌案，喝道：“怎么还不去准备饭菜？”草儿身子微颤，低声道：“客官，没有牛肉，也没有酒。”

“没酒没肉你开的什么店？”三角眼霍然站起，看起来就要掀翻桌椅显一下威风，却被屠老大一把抓住。

屠老大骑马颠簸得屁股都疼，很想有个先坐会儿的地方。

“那有什么？”

“虾仔饭和虾仔面。”

屠老大看了一眼单飞吃的东西，看起来想呕的样子：“他吃的是什么东西？”

“是面。”

“那给我们来三碗饭。”屠老大将那三角眼按坐下，低声道，“先办正事，别的都忍忍，等办完正事，还怕没有大鱼大肉？”

那三角眼还有点愤愤的样子，铁青脸已道：“老大，过江龙约我们来，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屠老大哼了一声：“他不会不来的。”

“他会不会在耍大哥？”铁青脸皱眉道。

三角眼笑道：“他怎么敢耍大哥，要知道如今长江两岸，自锦帆贼甘兴霸洗手后，也就我们锦衣三雄算是人物了，他区区一个过江龙，还不敢对老大弄鬼。”

他说的声音大了些，说话时看着单飞，显然是在敲山震虎，警告对面的单飞不要弄鬼。

心中有鬼的人，通常也怕对方捣鬼的。

他实在看不出单飞究竟是什么来头。

这里也不像单飞这种人来的地方。

单飞仍旧在吃面，他也不想节外生枝，他不但知道对方不应是正主，还知道甘兴霸是谁。

甘兴霸就是甘宁——锦帆贼甘宁！

此人少好游侠，曾在长江上行船，船挂锦帆，纵横长江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少有不做的事情，世人称作锦帆贼。

不过眼下甘宁不是贼，非但不是贼，还成了将军——东吴大将。

自从甘宁投奔东吴孙权后，就开始建功立业，斩黄祖于夏口，攻曹仁取夷陵，这几年端的是威名赫赫，可说是打得了流氓，威震过长江，杀得了旧主，能进得庙堂。

这样的一个人，单飞当然知道，他也曾想过是否走甘宁一样的路线。

不过他还在考虑，做过一次贼，尤其是做个名贼，终身都要准备被人记得当过贼。他也知道，总说别人如何如何了得，借以提高自己身价的人，通常都不见得是有什么本事的人，他还在等。

三角眼并不知道单飞转着什么念头，但见他一直低着头，似乎露了怯，满意自己的策略，压低了声音。

“老大，这货真的那么好，值得我们从长江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屠老大笑笑，不等说话，草儿已端了三碗虾仔饭上来，每碗都是黑乎乎的一团，不等放下的时候，就被三角眼抓起一碗丢了出去。

“你这饭是人吃的吗？”

“咄”的声响，那碗饭被丢在铺外，摔成了四五片。突然有欢呼声传来，一个瘦小枯干的孩子已经扑到了那碗饭前，一把抓住了饭粒塞到嘴里，大口地吞咽。

三角眼怔了下，晒笑道：“这里住的都是人吗？”

草儿早满脸通红，却只是匆匆向铺外走去，叫道：“石头，你小心点吃。”

话未落地，又有马蹄声响起。

屠老大几人互望一眼，脸有喜意道：“来了。”

那骑来得飞快，他们未等站起，就见到有一匹马从远处冲来，堪堪冲到了店铺近前，眼看马势不减，那马蹄就要踏在那孩童的身上。

众人都是霍然站起，草儿、老妇惊骇欲绝，知道祸事要起却无力避免，屠老大三人却在望着马上的骑士，至于那孩童死不死的，和他们无关。

单飞右手的筷子还挑着面，但左手已摸在屁股下的箱子上，可随即又缩了回来。早在单飞缩手时，门外就传来一声断喝，不知从哪里蹿出一条汉子，只是一伸



手，就挽住了马缰。

马儿疾驰，力道何止千斤，这人竟然这时出手挽缰，简直不要命一样。

众人惊诧之际，就听马儿长嘶，人立而起，再不能冲前半步，原来竟被那壮汉硬生生地扼住。

屠老大几人都是脸色微变，就见马上有朵灰云飘起，轻飘飘地落在店门前，缓步走进店铺中。

他方才纵马疾驰，几乎踩死个孩子，又被壮汉力挽马缰，几遇风波，竟行若无事般。

屠老大几人纵横长江，杀人越货可说是无所不为，但见到那人的一张脸时，心中打了个突。

那人灰色的长袍，灰色的脸，一双眼竟然也是灰色的，他向铺中一扫时，屠老大几人均感觉背脊冒出了一股寒意。

那灰衣人只是看了众人一眼，就走到一张桌子前坐下。

草儿见到那灰衣人的诡异，手脚也有些发软，强撑着走过来道：“客官，吃什么？”

那灰衣人不等回答，门外那壮汉大声道：“吃什么都得给钱，不吃扔了也一样要付账。”说话间，那壮汉大踏步走了进来。

那汉子半敞着胸襟，胸口肌肉铁打一样，煞是雄壮。单飞抬头望了眼，继续吃面，他只听得出这汉子是本地的口音，不知这汉子是什么来头。

由始至终，单飞看似都没看过灰衣人一眼，却一直琢磨灰衣人的来头，他只知道十个锦衣三雄摞起来，只怕也放不倒这个灰衣人。

这灰衣人来这里做什么？

和锦衣三雄一样的目的？

汉子目光转了一圈，走到单飞面前，大声道：“这位兄弟，我说得对不对？”

单飞笑了，抬头整理下乱发道：“不对。”

“不对？”那汉子怔了下，“哪里不对？”

“吃白食就不用给钱。”单飞微笑道。

“你想吃白食？”壮汉一握拳头，砸在桌案之上，他人高马大，一点不傻，进店铺的时候，就知道屠老大几个和那穿灰衣的都不好惹，本想指桑骂槐，借单飞这个人点醒下对方，哪里想到单飞居然也反对他。

“我不想。”